

■亲身经历

# 板栗芳香香几许

■叶亦竹

今年江南,秋天很俏皮。直到重阳,还是沿用夏的模式。倒是漫山遍野板栗树带来秋的风景,秋的味道,拂过山岗,掠过溪流,飘进千家万户,仿佛在悄悄地说:秋天已深深。

一个早上,爱人说嘴淡,食之无味,嚷着就想吃现炒的板栗。我答应晚上陪她上街去买。可是,我晚上参加统一行动,竟然把陪爱人买板栗的事,抛到了天涯海角!

行动结束已凌晨,回家,未进房间就先闻到了熟悉的香味。那不是炒板栗的味吗?爱人已熟睡,枕头边是半袋板栗,还有凌乱的板栗壳。

困意过了头,一下子睡不着,我偷偷打开手机,翻起了带红点的微信。

不经意间,看到兰妮发来的微信,先是两幅图片,画面是葱绿的板栗树。接着留言:

“竹竹!我前几个月去田里拍的,这田租给人养小蜜蜂了,1000元一亩,今年已经第三年租了,谢谢你们。”

“要是顺路,您可以去采板栗吃,本应该我采了拿给您们吃,但您太客气不敢送了。”

“我永远会记住您们!我经常在网上看见您到老百姓家,老百姓都喜欢您。祝愿您为老百姓做更多事!”

读罢微信,我那模糊的记忆又清晰了起来。

兰妮,本是江南农村一妇女。2010年,她与丈夫协议离婚,儿子随母亲生活。由于他们生产队分田后是30年不变的,起初分田时儿子还小,土地问题没有重视,田地也没有分割,由前夫一人管控。

后来,儿子长大了,土地也值钱了,于是两人嚷着要分田了。分来分去分不下去,农田成“战场”,爱恨情仇纷纷上场拼杀。你去种我来毁,谁都别想种,一见面就你死我活的,发生过冲突打架。本案相对弱勢的兰妮,为了争自己和儿子的“名分田”,频繁向村两委、乡政府、派出所、法院等求助,由于千头万绪难理清,警情频频、信访纷纷,一闹闹了四五年。

一天上午,兰妮又报案,说其前夫将她种的栗树苗拔掉了。她在派出所偶然看到我与法官、村干部联手调解纠纷的场景。兰妮在场外偷偷看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所长跟我说,兰妮给他发短信了,兰妮说跑了这么多年,早已身心疲惫,她和儿子还是得不到田,已经有死的决心,大不了跟前夫拼个“鱼死网破”。但是,昨日所见的调解,让她看到希望,点名要求竹竹我去解决她与前夫的“冤死结”。

当时纠纷地不归我“管辖”,既然所长说了,我就越俎代庖,走进这难题。串百姓家、访生产队、问村两委、跑乡政府,掌握第一手资料,寻找

契机。为免“互相扯皮”之忧,主动联系人民法院、信访局、司法所,择日来一个“诉调衔接”,共商破解难题。

随后的一天,别开生面的调解开始,民警、法官、村干部、信访和司法干部共同参加。我们学起了“枫桥经验”,有理讲理,理讲不通,法律解决,法不能至,动之以情,情理不通,以德润心。从上午鏖战到下午2点多,无数次冲突、无数次报警、无数次调解,在此时画上圆满句号。

从此,男女双方安居乐业,欢声笑语洒落田间。时过境迁,昔日的“战场”今夕的“聚宝盆”,到今秋,栗树成林,金杆银枝冰骄阳,栗蓬紫玉闪珠光。兰妮怎能不开心!



画中游 郭建生 摄

■百姓故事

## 至亲的奶妈

■丁洁芸

在仙居城关的一个村庄里,住着我的奶妈。

母亲生我不到一周,由于身体虚弱,家中无人照顾,便将我托付给奶妈带养。奶妈家中条件不好,总是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母亲怕我受苦,犹豫着,而奶妈许诺道: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就这样,我成了奶妈的孩子。听母亲说,那时奶妈总将好吃的东西留给我,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吃。奶妈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孩子。

一晃眼,就是四个年头,我从襁褓中的婴儿茁壮长成了黄毛小丫。那时的日子欢快逍遥。我成天在山中疯野,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每当日近黄昏,我骑在牛背上,听邻居男娃悠扬的牧歌。奶妈犹如这青翠叠嶂的山峦,她那爽朗乐观的性情,给了我最初的人生观教育。

记得有一年,家中实在没有菜下锅。奶妈带我去田里,采了

许多番薯藤。回家后,奶妈就用清水加盐煮熟了下饭。尽管不好吃,但我吃得“津津有味”。

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奶妈家中照明用的灯。那时由于收入少,全村人点的都是油芯灯。一般还不到晚上7点,奶妈便催着小孩们睡觉。当时条件虽苦,奶妈却对我视如己出。每夜,我睡在奶妈身旁,感觉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孩了。

可时间飞快,5岁那年,母亲来接我回城里受教育。临行前,奶妈哭了。几年的同床共寝,奶妈舍不得我这个干闺女。奶妈去镇上买了一块格子布,连夜赶制了一件衣裳送我。

城里的生活与乡下截然不同。我整天在家嚷着要回去,回到那个无拘无束的农村,回到骑在牛背放歌的日子。母亲依了我,又将我送回奶妈家里。

这次适逢奶妈家里造房子。房子造好后,奶妈去镇上买了一盏25瓦的钨丝灯泡。那时全村用电灯的只有几户人家,这是奶妈引以自豪的。

6岁的时候,母亲又把我接回了城里。我渐渐收敛了放逐的心,游进了知识的海洋。光阴荏苒,如今和奶妈的缘分有45年了。6岁以后,奶妈时常来城里看我。再后来,我们举家搬至玉环。

由于当年的通讯条件和一些原因,我和至亲至爱的奶妈断了联系达30年。我无尽的思念,终于托仙居同事找到了奶妈,将亲情续上。

而今,得益于新农村建设,奶妈住在了几层楼高的小别墅里。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没变。奶妈已80多岁高龄,白发如雪,眼睛也不如前,却依然硬朗乐观。

奶妈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启明灯。她用其一生的待人处世,让我明白了几个道理:遇再大的挫折,笑一笑,苦难的日子就过去了;微不足道的善良和他人对你的恩情不能忘;好的东西,要分享给大家。愿我至亲的奶爸、奶妈健康长寿!有你们在身边,我还是那个调皮的小孩。

■闲情逸致

## 童年的故乡

(外一首)

■河流

我的故乡在大山那边那里有我永恒的思恋每当白云从头顶飘过便会留下无穷的挂牵小溪在山涧叮叮咚咚山茶花开得漫山遍野爷爷的故事像山间的竹笋奶奶的捣棹老是那么香甜写过的作业早已忘怀尝过的酸枣总涩心田啊,那金色一样的年华那梦幻一般的季节

我的故乡在大山那边那里有我永恒的缠绵每当乡情从心头掠过那便是我最美的时刻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油菜花开得如诗如画阿爸的嘱托是殷切的期盼阿妈的唠叨就像最美诗篇听过的童谣早已忘怀念过的乡情总挂心田啊,那好美好美的年华那永难忘怀的季节

## 我是高山一小溪

我是高山一小溪像条玉带从山涧飘起带着纯洁,带着信念一心去追寻大海的秘密辽阔的草原为我欢歌神秘的大漠给我鼓励尽管旅途那么坎坎坷坷有追求生命才会更有意义

我是高山一小溪搭一道彩虹从蓝天飞起带着理想,带着勇气努力去追寻大海的秘密美丽的山花儿为我送行多情的鱼儿永远不离不弃千里万里都是奔腾浪花梦想的世界才会更加美丽

■真情流淌

# 父亲的“遗产”

■周勇

人过中年之后,渐渐发现自己少有“泪点”,因为能打动自己的,大多经历过,感受过,情感的河流里很少会泛起浪花。即便有些事情触动心弦,也愿意选择忍耐,纵有眼泪也只会拼命往肚里咽,你看到的只是饱经风霜的坚强外表!

但有一件事曾让我泪奔过。那就是父亲去世时的一笔特殊“遗产”。在收拾父亲遗物时,母亲翻到一个铁盒子,里面放着身份证和存折,还有一沓现金。母亲把其中一张百元钞票给我,她说你父亲留给你的,你们三兄妹一人就一百,还剩一元单数,也就不分了。我一听,忍不住潸然泪下。想到父亲平日里不藏私房钱,他这301元又是哪里来的?母亲说,也许是烟钱。父亲发工资,往往自己去取,

再交给母亲,母亲往往会给他200元钱买烟。

这钱,难道真是父亲的烟钱吗?

父亲平日里除了沉默寡言,最大的爱好便是抽烟。在省电力公司和地方电厂,还有退休时所在的国营机械厂,父亲上班就是上班,很少和人扯闲话,下了班就回家。他也没什么大的爱好,如果说有,那便是伺候烟。他下班无论多晚,总是会往乡下老冲坳跑。因为老冲坳有一块地,面积也不算大,但地里种着烤烟。父亲要到这地里浇粪肥,掐烟芽,锄草,忙的时候,回到家都晚上9点多了。

母亲不高兴,问他:“就算两个小时也到家了,你去哪里了?”

“在烟地里呢。”父亲卸下肩上的柴草,一边洗手,一边擦汗。

“那烟就是你的命!饭菜

都放凉了!自己热一下!”

这个时候,我便抢着去往灶膛里加柴,“爸爸,我帮你热一下菜!”

父亲边吃饭边给我讲他与烟的故事。他说自己17岁便开始抽烟了,小时候的农村一穷二白。爷爷照顾他去地主家当雇工。累了,爷爷就掏出烟袋烟盒,要父亲替他装烟丝。父亲瞧着瞧着,以为天下的男人都会有一个爱好——抽烟,会抽烟,就等于长大了!吃完饭,父亲便扯稻草搓烟盒。有时候,父亲还教我用三股细索搓成粗索子。

秋天到了,父亲将地里的烟收上来。掰开索夹紧烟叶,一匹一匹黄烟叶垂挂在屋檐下。父亲交待我,记得收烟。要不然下雨淋着了,就完了!我开始不以为然,有一回烟淋着雨,挨了父亲一顿骂。母亲就说:“烟是什么好东西吗?不要要你的命是吧?”从此,父

亲也不吱声了!

冬天下来,父亲把烤烟叶放到烟篷里去烤,常常呛得自己咳嗽连声,可他照样乐此不疲!

等到把烟叶一张张压扁,放在被子下再压实,父亲才会拿出来,坐在条凳上,用菜刀切成细细的烟丝。

父亲教过我卷烟支,他往往是捡我们的数学练习本,32开的纸折成两半,然后从一个角开始卷。卷成一个喇叭筒后,便用口水当胶水密封,如此就完成了。

母亲看着我们父子俩配合默契地卷烟,笑着与父亲打趣:“你又培养了一个接班人啊!”过后,母亲私下对我说,可别学你父亲,抽烟不是好事情!过后我明白,在那个年代里,一捆烟的市场价是30元,父亲一年要抽4捆烟,等于替家里节约了120元钱。能省点钱,我们三兄妹可以上学,

买一点文具,买一点肉,晚饭里,才会有一点油水了。

我们家搬到城里后,父亲便也没地方种烟了,他抽0.13元一盒的“勤俭”牌香烟,还常常说机器生产出来的烟不过瘾。自2015年10月中旬,父亲查出肺癌晚期后,医生便不让他抽烟了。我估计是前面父亲身有不适,抽烟已经减少,于是这笔钱便攒下来了!这笔攒下的钱,大概什么时候放哪儿,估计父亲自己也不清楚。母亲为什么要把这钱分给我们呢,所谓“人去财散”,不留后憾。我联想到平日父亲的善良,他对我的种种帮衬,以及上学那年他买给我的春兰牌手表,他在院子里捆烟索准备晒上墙的情景都一一浮现在眼前……我的眼泪很快就掉下来了。

父亲的烟钱竟然作为“遗产”转给了我,触景生情,令我泪奔。

■思绪点滴

## 等车之际

■沈永良

早上,沿杭州的运河东路过衍家桥到景芳严家路公交站,乘班车到滨江去上班。等车之际,我凝神听到了秋虫的鸣叫,蹲下身子观察到蒲公英绿叶上的水珠。

雨过天晴,碧绿的蒲公英齿状的叶瓣上,有好多晶莹的水滴在滚动;这一片花坛里、墙根边的杂草丛中,蚰蚣儿叫得起劲。这一颗颗大大小小的水珠是昨晚“挂”上去的,要是画家来画肯定画不出这样生动的闪着银光的珠子。我蹲下身子,静下心来,用心观察着眼前的情状。

我是快退休的人了,头上长满了白发,心里却对大自然还充满好奇。秋虫不知在哪里轮番地叫着,它们一阵阵互相呼应着,声音让人听起来很舒服,抑扬顿挫,急缓有度,有一定的节律。

一辆汽车从路上开过,打破了宁静,这像是一场交响乐,突然上来了一只高压锅的啸叫声。这让我感叹,大自然的声音,是多么美妙和神奇。

立秋之后,噤若寒蝉,这是秋虫的天下,秋虫以高昂的姿态登场。它藏在哪个角落里谁也不知道,不到时候是不出来叫的;古人便从观察虫中得到启发,排出了一年四季。

人活一世,虫活一季,蝉不

■微型小说

## 冠军

■余潇

在全镇全民运动会上,男人村居然派一名弱不禁风的女子参加掰手腕比赛,这不得不让其他村的参赛选手们怀疑:男人村没男人了吗?派这么一个身高体重均不占优势的弱女子能有胜算?

奇怪!最后的比赛结果却是:各村挑选出18名五大三粗的男士,居然败在了这名女子的手下。大家议论纷纷,众说纷纭。

更奇怪的是,这名女子居然一举夺得掰手腕比赛的最终冠军,将代表镇里参加全县全民运动会掰手腕比赛。

在全县全民运动会上,同样让35个乡镇及工作人员纷纷议论,这个镇难道没男人了?怎么派一个弱女子参加靠力量取胜的比赛?

更让人惊异的是,在35名

■难忘记忆

## “虎拖伤”的传说

■黄仕忠

晋人记风景,谓如山阴道上行,目不暇接。便是见其山川秀丽,而生感慨。这山阴道其实便是会稽山脉中山谷间的道路,树木丰茂,但也多野物,最为可怕的是老虎,时常袭击路人与村民。直到清代,也还有老虎叼人的记载。所以我们村里也传下了许多老虎吃人的故事。

一些故事如何结束,好像大人都是不讲。有时小孩子听到紧要关头,已是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大人就戛然而止,任凭孩子们毛骨悚然。孩子们在夜深人静之时,若是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就会引出无边的恐惧。

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会变成伥鬼,村人的叫法是“虎拖伤”。我听到的一则“虎拖伤”故事,还是较为完整的。

故事说,那“虎拖伤”挑着被老虎吃掉的那些人的衣衫,带领老虎四处觅食,并且能指挥老虎避开猎人所设的陷阱。入夜之后,“虎拖伤”就会在山道上或是村边头,苦苦央求道:“阿哥哎,你等等我啦。”

有好心人听得声音悲切,就会答应一声,然后在路边伫立,等待结伴而行,可等来的却是一只噬人的老虎!

被老虎吃了的人,生成新的“虎拖伤”,原来的那位就可以投胎他生,难怪这般急切地去害人。

大人们告诫说:要是夜里听到这样的喊声,千万不能答应。因为一旦答应了,就像冥冥中达成了契约,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虎拖伤”都能带着老虎把你找到。

但也有人不信邪。据说以前村里曾有一位胆大的汉子,

知冬的严寒,秋虫不知夏的炎热。以此类推,我在天地间,能知道多少呢?走进知识的海洋,你只是一滴水,不学习真的是一无所知。其实,人类在大自然中是多么的渺小。

所以,我们敬畏那双能操纵自然秩序的无形的手,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看到这双手;有的人站在先人的书本上,如盲人摸象,仅摸到了这双手的一个指甲而已。人类,低下你们高傲的头颅吧,向大自然学习,保护好这绿水青山,千万不能再污染和破坏环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伟大的真理。

老祖宗叫我们“顺其自然”,我们要保护好“自然”这块碧玉。有时候,你静下心来,就像我在等待班车时,低下头看这水珠,聆听这秋虫的声音。绿水青山与心灵距离最近,用心灵照见另一个自己,洗洗身体里的污垢和浮躁,照见自己的内心,那是一件十分美妙而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哦,班车来了。上车,一枪测温,看绿码、行程码,戴口罩、登记,一个都不能少。如今,疫情虽然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整体还处于严防及防护期内。疫情时不时在一些地方零星暴发,严控疫情是应该的。

等车之际,竟然产生这股思绪,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把它记录下来。

参赛选手的激烈角逐中,这名女子脱颖而出,竟然轻轻松松就拿到了最后的冠军!

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地电视台安排记者对这名女子进行专题采访。

记者问这名女子,在这个本属男子强项的领域里,她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这女子面对记者的提问,说是功劳里有她那对双胞胎儿子的份!

记者更是惊奇,说女人带了双胞胎后,身体素质会下降,她却不降反升,这到底是什么?在场的人同样也是一脸的茫然不解……

女子对记者说:“我有年迈的父母,多病的公婆,远在部队的丈夫,试想一下,谁能一天到晚除了每只手抱着一个孩子,还要干这干那的呢?如果有这样的人,我想这人兴许会是今天的冠军……”

一次与人打赌,道是要见识一下那“虎拖伤”的本领。

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这汉子独自背着一把铁锹来到山涧边,将铁锹插在地上,爬上临涧的一棵大树,稳坐在一个树杈中间,用旧时男子系于腰间的白色“长脚布”,将自己拴在树上。

夜半时分,果然远远传来了央求的声音,这汉子壮着胆,答应了几声。

不会,山风陡生,只见挑着一担破烂衣物的伥鬼,引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追踪着来到潭边。西斜的月光,将树上的人影,朦胧映入一平如镜的水潭里,伥鬼便指挥老虎腾空一击。不料一跃下去,不曾扑到人身,却差点成为水鬼。爬上岸来,那影子却似乎又在水中嘲笑。老虎忿然再扑,两次三番,筋疲力竭,恼羞成怒,便将怨气发在伥鬼身上,一把撕开伥鬼的身子,这伥鬼发出痛苦的呼号,哀求不已。

见此情景,树上的汉子忍不住哈哈大笑,以为伥鬼的伎俩也不过如此。

伥鬼这才发现人在树上,便指挥老虎上树。但老虎虽然为山中之王,却始终未曾学会上树,只能绕着大树,团团乱转。伥鬼见状,眼珠一转,伸手折取潭边的大茅杆,随风一晃,便化成一把锋利的利手,在大树下来往作锯,顿时木屑横飞。其时风吹树动,枝叶簌簌作响,大树摇晃,似将倾倒。树上的汉子吓得屎尿俱下,自思此命休矣!幸好他先前已用“长脚布”,把自己牢牢捆在了树上,才救得一命。

翌日一早,人们来寻找这位胆大的汉子,把他从树上解下来,他却惊叫道:“老虎来了!”一溜烟又爬上了树梢。